

高名凯译文集

3

葛兰德·欧琴妮

(法)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UNIVERSITY & ARTS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3

葛兰德·欧琴妮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一章 乡绅的姿态

外省的一些城市，有许多房子，他的外观可以使人生出忧愁的感觉，就好像是最苍黑的修道院、最荒凉的野地或最悲惨的残墟一样。也许这些房子是和修道院的寂寞、野地的荒芜，和残墟的遗骸一样，那里的生活和动态是清静得可以使一个外来的人以为是没有入烟的地方，除非他忽然碰到一个在十字窗的栏杆上因为听到陌生的步声而望外探视的半道士式的面孔所发出的惨白冷酷的眼光。

这些忧愁的轮廓就表现在苏穆尔城的一个住宅的姿态里，这住宅就坐落在城市高处通到别宫的一条崎岖街道的尽头。这一条现在很少人光降的街道，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很黑，然而因为他那铺石小路所发出的清脆的响音，因为他那狭小而蜿蜒的小径，因为这古城所给他留下而属于堡垒范围之内的那些冷清清



的房屋，他是很可值得注意的。

那些经过三世纪之久的建筑，虽然是用木料构造的，却仍然是很结实的；而且在各方面看来，都是苏穆尔所以能够引起好古家和艺术家的注意的元素。当人们走过这些房屋前面的时候，人们很难对于那些带有奇形怪状修饰的大块厚木板不加以赞赏，这些厚木板常常刻有黑色隐雕，盖在大部分房屋的地面楼上。

这里，许多横断的木块都盖上一层青石色，而在脆弱的屋墙上都画成许多蓝线条，墙的上端接着一个被年纪所叠成柱形的屋顶，他那腐烂的盖板却被雨水和太阳轮流的他变成绞曲的形状。那里有破损而变黑的窗户栏杆，栏杆的细致的雕刻，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看得见，拿来和棕色土罐比，似乎还要轻脆；这些窗户栏杆上就投出了穷女工所种植的丁香花和蔷薇。更远一点，就是饰有大钉的门户，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曾用他们的天才留下一些自用的楔形文字的痕迹，然而这些文字的意义是再也找不出来的。说不定是一个新教徒在那里表征他的信仰，说不定是一个神圣同盟会员在那里谩骂亨利四世。有些乡绅就在那里刻上了表示他在服务市邑时所得到的贵族爵位的标识，来象征被人所忘却的邑吏任内所有的光荣。这里是整个的法兰西历史。一面油灰墙在表显工匠的刨削器的神妙，在这墙所属的倾颓的房屋旁边立有一所绅士的公馆，这公馆的石门穹窿上还可以看出绅士的勋章的遗迹，是一七八九年之后震动全国的几次革命所摧残的。

在这一条街道中，做买卖的地面楼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中世纪的朋友们还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的祖宗那样简陋的买卖制度。这些矮房子没有门面，没有货品陈列橱，没有玻璃柜，他们很深、很黑，没有任何外面或内部的装饰。他们的门是两头整个打开的，粗加装铁，上部向内卷叠，下部装有一个用发条打响的铃，不断来回的打。空气和阳光有的是从门顶，有的是从穹



窿、木板、窗栏杆一般高的小墙之间的空隙处透进这潮湿的洞穴；这墙上嵌有结实的遮窗板，用钉有圆头螺丝钉的铁杆，早晨把他打开，晚上回关。这墙的作用就在于展放商人的货品。这里丝毫也没有诡计。随着不同的商业性质，标本是两三包盐和鲎鱼、几包遮头布、绳索、悬在板上椽间的黄铜、沿着墙上的圈箍，或橱层上的几块毛巾。

请你走进去，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干净的女郎，她是很年轻、很美丽的，围上白色的围头巾，红红的臂膀，她就要放下她的编织物去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这父亲或母亲就要来给你售卖你所要的东西，冷淡的、和悦的、傲慢的，都随着他的性格如何而定，有的时候只为两分钱，有的时候则为两万佛郎的货品。

你可以看见一个木商坐在他的门边，一面转动他的拇指，一面跟一位邻居谈天；表面上看来，他只有一些钻成空洞用来倒置晒干瓶盂的坏木板和两三捆板条，但是在港里，他的工场却能够供应全安如省的桶匠；他能够从一块木板里看到：如果收成好的话，可以得到多少吨的收获，一线阳光可以促成丰收，一场恶雨可以毁坏收获；只在一天之中，大桶的价格是值得十一佛郎或是落到六磅。

在这地带，就好像是在杜尔兰一样，商业的生活是由气候的更变来统制的。种葡萄的人、房东、卖木头的商人桶匠、旅馆主人、航海家，一切的人都在等待着太阳光的降临；夜里他们战栗的躺卧在床上，唯恐第二天早晨有人告诉他夜里冻了冰；他们畏惧风雨，畏惧涸旱，希望能够如愿而有水、有热、有云彩。在天时和地利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对立的斗争。晴雨表轮流的使用使人们发愁、解闷和快乐。

从这一条街道（即古代的苏穆尔大街）的一端到另一尽头，每一个门上都贴着这些字：“这是黄金的天气！”每一个人也都对



他的邻居说：“天下钱了！”因为他们知道太阳的光彩和适当的雨水要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好季节的星期六中午，你怎么样也不能够从这些正直的小工业家手里买到一分钱的货色。每一个人都有的葡萄、他的篱园，他们都到乡间去住两天。在那里，也是料想得到的事，商人的买卖和利润，十二分之十都是在不断的用娱乐的交际、观察、解说和侦探来进行的。一个主妇没有听见邻居问她丈夫鹧鸪是不是煮得烂熟之前绝不购买。一个少女在窗前探头的时候，没有不被一群闲人看见的。所以在那里，一切的事情都瞒不过人家，就是这些跑不进去的黑黝黝、冷清清的房屋也一点儿不神秘。

他们差不多都是生活在大空当中：每一个家庭都是坐在门边，在那里吃饭，在那里吵架。没有一个在街上走的人不被人们所研究。同样的，以前的时候，一个来到外省市镇的客人都在家家门前受到人们的愚弄。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好听的故事，因此安几尔的居民就有“话匣子”的绰号，因为他们特长于都市的嘲笑。

这古城的老邸厦就建立在这条街道的高处，以前是地方的绅士所居住的。这篇故事所要叙述的那座满充满着忧愁色调的房子就正好是这些邸厦之中的一个，这是一世纪以前所传下来的值得敬重的遗留；在那个时代，一切的东西和人物都赋有简朴的性格，这性格是一天天的消失在法兰西的风俗习惯之中了。

这蜿蜒如画的道路，他的极小部分都可以引起人们的记忆，都可以令人堕入一种机械的梦幻；当您沿着这条道路走之后，您就可以看见一团越加深刻化的黑暗，中间就隐着葛兰德先生的宅门。

葛兰德先生在苏穆尔享有盛名，这原因和结果是一般多少，没有在外省生活过的人所不能够完全了解的。葛兰德先生（一部分人管他叫做葛兰德伯，但是这么称呼他的人已经大为减少了）



在一七八九年是一个舒服的木桶匠，他会念书，会写字，会算账。当法兰西共和政府在苏穆尔地区公卖教区的财产时，这位木桶匠有四十岁的年纪，刚刚娶了一位木板商人的女儿。葛兰德带着他的动产和嫁资二千路易^①的金子跑到县城去，利用了他岳父所给他的二百双路易，贿赂了监视拍卖国有财产的一个凶猛的共和党人；差不多不用一个子儿就很合法的，至少是很正当的，得到了这地区内最优良的葡萄园、一所老旧的修道院和一些分租的田地。

苏穆尔的居民并没有多大的革命性。葛兰德伯却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醉心于新思潮，然而这位木桶匠在种植葡萄方面却是非常质朴的。他被委派为苏穆尔地区行政委员会的委员，他的抚慰工作也可以从政治和商业两方面感觉出来。在政治方面，他保护了解除爵位的贵族，用他的全力阻止拍卖移殖外省的贵族的财产。在商业方面，他供给共和政府的军队一两千瓶的白酒，换得一个妇女团体留着为最后之用的超越的草场作为他的报酬。

在总裁时代，这位好好先生葛兰德变成了市长，他很细心的管理，更谨慎的收获葡萄。在帝国时代，他仍旧变为葛兰德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派了一个大地主、一个贵族、一个后来的帝国男爵来代替葛兰德先生，因为葛兰德先生曾经戴过红色的头巾^②。葛兰德先生一点儿也没有歉意的离开了幸运的市政府。他曾经为全城的利益建筑了许多极好的道路，可以通达他所有的地产的所在地。自从他分门别类他所有的不同的园圃和葡萄田之后，谢谢他一贯的小心，他就变成了地方的头领，这是当时用来指示能够生产上等葡萄酒的葡萄种植家的一个普通的术语。他到

① 法国币名，因其上刻有路易图像，故名。

② 革命党人所戴的头巾。



底能够请求到光荣骑士的勋章。

这桩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候葛兰德先生年纪五十七岁，他的妻子大约三十六岁，他们正当的爱情所生的结晶，一位独生的女儿，正好十岁。大约是上帝有意的要安慰他在官场的失意，这一年他却接连的承继了葛兰德夫人的母亲拉高丁尼夫人（外姓拉柏尔特里尔），这死者的父亲老拉柏尔特里尔先生，和外祖母庄特叶夫人的财产；三份继承的数目却没有人知道。这三位老年人的悭吝是很动人的，他们在长时间之中堆积着他们的金钱，留着偷偷的思念。老拉柏尔特里尔先生管存款叫做浪费，因为他在端详黄金的光彩上可以得到比利息更大的益处。所以，苏穆尔城的居民只好从阳光照耀下的产业所得到的收入来猜测他的财富。葛兰德先生因此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贵族衔头，是我们有平等奇癖的人所永远去不掉的，他变成了全地区“最多额的纳税者”。他种植了一百亩的葡萄，好年头可以出产七八百大桶的葡萄酒。他有十三个佃田、一所老旧的修道院，在那儿，为着经济起见，他就给各十字窗、各穹窿、各花玻璃窗建上了围墙去保护他们；他又有二十七块草场，在那儿他就在在一七九三年错杂的增进了三千棵白杨树；还有，他所住的房子也是属于他自己的。

这些所说的都是看得见的家产。至于他的资金，却只有两个人能够粗略的猜测他的数目：一位是古虑曹先生，替葛兰德先生放高利贷的法律公证人；另一位是国拉桑先生，苏穆尔最富有的银行家，因为生利起见，这位葡萄种植人不得不为着方便而秘密的和他合作。虽然老古虑曹和国拉桑先生行事极乎谨慎，产生了他们在省中的信用和他们的家财，然而他们却公开的对葛兰德先生表露最大的敬畏，所以一般的观察家也可以从他们对于他的谄谀来估计前任市长所有的资金的数量。苏穆尔城中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葛兰德先生有一个特殊的宝库，一个满充路易的隐穴，每天



夜里看到一大堆黄金时，他就有一个不能去掉的愉快。贪小利的人看到这位好好先生的眼光，对此就有一种确信的情绪，好像黄色的金属品曾经从这眼光里传出他的颜色一样。一个善于利用资金生大利的人，他的眼光就和爱好逸乐的人、赌鬼或侍臣的眼光一样，必定能够养成某些说不出名字的习惯，偷看，贪婪，神秘的动作，是逃不出同道的眼睛的。这秘密的语言就在某种情形之下形成了同嗜的秘密会社。

葛兰德先生因此就引起了人们的尊敬；这也是他所应得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短过任何人的债务，因为他这么一个老木桶匠、老葡萄种植人能够和天文学家一样准确的揣测什么时候必须制造一千个或五百个大桶；他没有错过任何的投机机会，当木桶的售价比较收成的粮食还要昂贵的时候，他总有木桶出售；他能够把他所收获的葡萄藏在仓库里，等到每桶价值二百佛郎的时候才来脱售，然而小地主们却只好用五路易的市价来售卖他们的葡萄。他那著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获是很聪明的收藏着，很慢的售出，给他带来了二十四万磅的利息。从理财的观点来说，他就好像是一只猛虎和一条蟒蛇：他知道如何卧倒，如何盘曲，如何长对着他的牺牲物而跳跃上去；然后他就打开他的钱包口，尽吞金钱，安静的躺下，就好像正在消化，懒洋洋，冷冰冰，而有步骤的长蛇。

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走过的时候不会生起羡慕而杂有尊敬和恐怖的情绪。苏穆尔的每一个人，难道没有感觉到印有他的铁爪痕迹的疮伤吗？从这一个人手中，管家古虑曹曾经用过一笔必要的款项买过一块地，然而却只是百分之十二；从那一个人身上，国拉桑先生曾经给他支付过款项，而却预先扣去了可怕的高利。没有一日没有人谈到葛兰德先生，也许是在市场上，也许是在城中夜会的对话中。有一部分人而且认为老葡萄种植人的家财是爱国



者可以自傲的地方。同样的，没有一个商人、没有一个旅馆主人不用满意的神色对外来的客人说：

“先生我们这儿有两三家百万富翁，但是葛兰德先生却连自己的家财有多少都不知道！”

一八一六年，苏穆尔最能干的会计师曾估计过这位好好先生土地产业的价值，认为将近四百万；然而平均来说，自从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之间，每年都从他的土地中获到十万佛郎的利润，算起来，他所有的金钱的总数和他的不动产的总数大约是相等的。于是，在打牌或者讨论葡萄之后，谈到葛兰德先生的时候，能干的人们就说：

“葛兰德伯吗？……葛兰德伯总得有五六百万。”

“你比我本事还要大，我从来就不知道这总数。”如果古虑曹先生或国拉桑先生听到这句话时，他总这样的回答。

某一个巴黎人谈到许多罗特弃德^①，或拉非特先生，苏穆尔的人们就问他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和葛兰德先生一样的富有。如果这个巴黎人笑着用傲慢的肯定的答案来回复的话，他们就摇着头，带着怀疑的神色，彼此互相瞧一眼。

这么样的大家财就像是黄金造成的大衣，盖住了这个人的一切行为。如果当初他的生活中有某种特点曾经引起人们的讪笑和讥讽的话，这讥讽和讪笑也是徒费精力的。就是在极小的行动上，葛兰德先生也自有对他所判断的事物的权威。他所说的话，他所穿的衣服，他的姿势，眼睛的一瞬，都变成了全地区的榜样，这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把他和博物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效果一样的研究之后，居然也能够认识他极轻微的动作之中所有的深幽的智慧。

“这个冬天要大冷罢！”人家这样说，“葛兰德伯已经穿上皮手

① 首户的意思。



套了：应该收获葡萄去。——葛兰德伯拿了很多的木板，今年一定有葡萄酒。”

葛兰德先生向来没有买过肉，也没有买过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都给他带来充分的阉鸡、小鸡、鸡蛋、牛油和缴还田租的麦子。他有一个磨房，租用这磨房的人，除了按契约付租之外，还要来向他要去一些壳实，给他带来麦皮和面粉。他唯一的女仆，大拿囊，虽然年纪不轻，每星期六却都得亲身造出全家用的面包。葛兰德先生自己也和租他田地的种菜人商量供给他菜蔬。至于果子呢，他收成得多着呢，还得拿一部分送到市场去卖。生火用的柴是从园篱中砍下的，或是从半腐烂的老丛林中收集的，是他从田陌上拔起来的；他的佃户们就替他吧柴块运到城里来，很高兴的给他安置在堆柴的地方，接受了他的谢意。

照人们所知道的他的唯一费用就是圣餐，妻子和女儿的化妆品，付给礼拜堂的椅子费，灯费，大拿囊的薪水，锅罐的镀锡费，财产的上税，房屋修理费和开采的费用。他有六百亩森林，是新近才买到的，他就请了一位邻居看林子，答应给他一些津贴。只自这一次买到森林之后，他才吃野味。这个人的举止非常简单。他很少说话，平常只用破碎的小句子来表达他的思想，用低弱的声调来说话。大革命是他被人注目的时代，自此之后，当这位好好先生要作长篇的演讲或辩论，他总是很吃力的口吃着。这口吃，这没有伦次的谈论，一大篇莫名其妙的语词，条理的缺乏，这些都是不良教育的结果，可以用上面所说和下面将要叙述的事体来解释。另外，和代数的方程式一样正确的有四句话，是他在日常生活和商业中常常用来收敛或解决一切难题所用的：“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要。”“以后再看罢。”

他向来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从没有写过什么。

据说他是很冷淡的听人说话的，下颌套在右手掌中，把右肘



支撑在左手的背面，他很坚决的构成许多意见，绝不反悔。就是为着极小的买卖，他也是大加长思的。如果在一个聪明的会谈中，他的对手发现了他的秘密的野心，以为能够抓得住他，他就回答说：

“不是问我太太，我一点儿也决定不了。”

他已经把他的妻子逼成一个完全的奴隶，然而事实上，她却是他最合适的盾牌。他向来不串门，不想接客，也不想请客；他从来不作声，似乎要节省一切，甚至于不肯作任何的動作。因为经常的尊敬产业，他也一点儿不在他人家中搅乱。

可是，不管他的声调如何的轻柔，不管他的态度怎样的矜持，这位木桶匠的语言和习惯是很刺人的，特别当他在家的時候，因为他在家里没有在外头那样的约束自己。

从体格来说，他是五尺高，矮胖而带四角形的人，腿肚有十二寸的圆周，多节的膝盖骨，宽阔的肩膀；他的脸孔是圆圆而带茶褐色的，面上显出小痘斑；他的颌部是直的，他的嘴唇没有任何的曲线，他的牙齿是洁白的；他的眼睛有一种幽静而贪婪的印象，就好像毒蛇的眼睛一般；他那满充着横纹的额头也少不了显著的隆起；他那灰黄而斑白的头发，那些不知道给葛兰德先生开玩笑的严肃的年青人管他叫做银色和金色。他那粗大的鼻尖支撑着一个文绉绉的肉瘤，一般粗人说他是满充着狡猾，这并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外表可以告诉人家一种带有危险性的细腻，一种冷酷的诚实，一种惯于聚精会神而想在慳吝中追求愉快的人的个人主义。唯一让他觉得真正是件东西的就是他的女儿欧琴妮，他的唯一的继承者。此外，举止、容貌、动作，这一切都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自信，因为在一切的事业中，他总是成功的。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是个好说话的和蔼的人，事实上葛兰德先生却有一个铁的性格。



他总是一样的穿法，今日看见他怎么穿的人也就可以看出他在一七九一年是怎么穿的。他的大厚鞋是用皮带打结的；无论什么时候，他总穿着长绒的袜子，一条带有银钮子的棕色粗布短裤，一件带有黄褐相间的条纹而钉有一排正直钮子的丝绒背心，一身宽大而有宽褶的上衣，一条黑色的领带和一顶瓜哥儿^①帽。他的手套就和宪兵所用的手套一样的坚固，已经用了二十个月，为着保持这手套的洁净起见，他总是很有计划的把他放在帽缘，放在这一一定的地位。

苏穆尔城的居民对于这个人物，除此之外，别的也就知道了。

只有六个人有资格来到这所房子。头三个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古虑曹先生的侄儿。这位年青人，自从就任苏穆尔地方法院院长的职务后，就把“彭风”这个名字加在“古虑曹”这个名字上面，并且极力想方法要使“彭风”这个名字战胜“古虑曹”。在他签名的时候，他已经写上了“彭风·古虑曹”。不大小心的诉讼人，如果叫他做“古虑曹先生”的话，马上就要遭到他的当堂声斥。这位长官保护那些叫他做“院长先生”的人，然而却格外宠爱那些叫他做“彭风先生”的谄谀者，并且对他们发出甜蜜的微笑。这位院长先生年正三十三岁，他占有彭风这块领地，可以收到七千磅的地租；他等着要继承那位当法律公证人的叔父和另外一位统理杜尔城圣马尔丁教区的叔父古虑曹教士的财产；这两位叔父都是很富裕的。这三位古虑曹在一大群从兄弟、表兄弟、从姐妹、表姐妹的支持之下，再和城中二十大家庭相联合，结成了一个党派，就好像古时代佛罗兰斯城的梅迪西斯家一样；而且也像梅迪西斯众兄弟一样，诸位古虑曹也有他们的巴赤。

① 原文 Quaker，系指瓜哥儿派宗教信徒而言。此派信徒常戴长帽。



国拉桑夫人是一个年纪二十三岁的儿子的母亲，她很殷勤的和葛兰德夫人打交代，希望能够使她亲爱的阿窦甫和欧琴妮结婚。银行家国拉桑先生很费些力量，设法给他的妻子许多活动的方便；他不断的给这位老守财奴做此秘密的服务，并且总是来得适合其时。这三位国拉桑也有他们的同党，他们的从兄弟、从表姐妹，他们的忠实的同盟。

在古虑曹党方面，家庭的外交总长^①是古虑曹教士，他受了他那当法律公证人的兄弟的支持，曾经拼命的争过财产，而且想保留财富，继承给他的侄儿，这位地方法院院长。

这种为葛兰德·欧琴妮的婚姻而引起的古虑曹和国拉桑二家的暗斗就激动了苏穆尔城各社会的注目。

葛兰德小姐要嫁给院长先生呢，还是国拉桑家的阿窦甫先生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的答案认为葛兰德先生并不把他的女儿嫁给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说：这位利欲熏心的老木桶匠是要找一个法兰西的世卿来当女婿的，三万磅的租金就可以使他接受葛兰德先生已往、现在和将来所有的一切的木桶。

另外一部分人就回答说：国拉桑先生夫妇都是贵族，非常的富裕，阿窦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骑士，除非在他囊中有一个教皇的侄儿之外，这么合适的结缡应当可以满足一位不大相干的人，全苏穆尔城的人都看见过这个人手中曾经拿过桶匠用的铁斧，曾经戴过红色的头巾。感觉最敏捷的人就看出彭风·古虑曹先生无时无刻不到这公馆，然而他的对头却只在星期日才受到主人的接见。这边一堆人认为国拉桑夫人和葛兰德家中的女流打得比古虑

^① 原文 le Talleyrand de la famille, “一家之达利兰”。达氏系法国之著名外交家。



曹兄弟们来得火炽，她总能够露出一些话头，使其早晚成功。那边一堆人就回答说：古虑曹教士是世界上最婉转的一个人，夫人对和尚，正是势均力敌。

“他们是头对头，手对手。”一个聪明的苏穆尔人这样说。

最有阅历的本地老年人就认为葛兰德夫妇太聪明，他们不会把家产让给外人，苏穆尔的葛兰德·欧琴妮要嫁给富有的葡萄酒批发商人巴黎的葛兰德先生的儿子^①。对于这种说法，古虑曹和国拉桑两派的人就回答说：

“先说，两个弟兄三十年只见到两次面。再说，巴黎的葛兰德先生对于他的儿子抱有极大的野心。他是区长、议员、国防军的联队长、商业法庭的审判员，他已经放弃了苏穆尔的葛兰德，并且想要用拿破仑的恩典和一个公爵的家庭结缡。”

我们不必说这位女继承人，在十法里范围之内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她，甚至于在公共的车中，包括从安几尔到布罗瓦的一段路。

一八一一年年初，古虑曹派显然比国拉桑派来得成功。年轻的福罗瓦风侯爵因为亏空不得不变卖价值三百万的福罗瓦风地区的领土，这一块地有一个花园、一个伟大的宫邸，一些田园、河流、池沼、森林，都是很惹人注意的。古虑曹管家、古虑曹院长、古虑曹教士有同党的援助，居然能够阻止细截零卖。这位法律公证人就和那位年轻人订立了一项好买卖，劝告他说：没有零卖之前恐怕已经有了无数的诉讼，和买主相周旋；不如卖给葛兰德先生，因为葛兰德先生出得起这价钱，而且能够用现款交易。于是，这美丽的福罗瓦风侯爵领地就送到葛兰德先生的口里，葛兰德先生也就会在全苏穆尔城的惊愕之下，结办手续，交付钱款。这一件事也就传遍了全南特和奥黎昂。

① 欧俗，堂兄弟和堂姐妹可以结婚，可以讲爱情。



刚好有一辆小车回去，葛兰德先生就利用这机会去看他的新宫。在他向他的房产投射一道主人的瞥视之后，他又回到苏穆尔来了。他确信这一次的投资可以得到五分利息，现在他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要把他的一切财产都和福罗瓦风侯爵领地合并扩张起来。随后，为着重新补充他那几乎空空如也的宝库起见，他决定把一切的树木、森林砍伐，再把草场上的白杨树砍掉出卖。

现在就很容易懂得“葛兰德公馆”这句话的价值了。这所公馆是惨白的、清冷的、寂静的，位在城市的高处，躲在堡垒的残余之中。构成门洞的两棵柱子和穹窿就和房子一样也是用软白石砌成的，这是罗百尔河岸所出产的白色石，性质极软，平均好容易能够经历二百年的时间。门洞的穹窿和柱脚上有许多不平等的穴隙，是风雨所侵蚀而成的，好像是法兰西建筑术上所用的虫蚀状的古头，有点像监狱的廊子。在这穹窿之上有一块硬石造成的长条隐雕，代表四季的景物，图像已经侵蚀，完全变成黑色。在这个隐雕的上面就有凸出的墙脚，上面长着一些野生的植物：黄色的苧麻、牵牛花、旋花、车前子，和一棵相当高的小樱桃树。

这厚橡木板造成的门是棕色的、枯干的，到处都有裂纹，表面上看来很脆弱，实际上却很结实，因为有许多钉成齐整图形的圆头螺丝钉支持着。用生红锈的小铁棍编成的一个方形小格子窗就占住这旧门的中央，一个铁环把一个锤子兜在那里，用来敲打一颗大钉的曲皱的背面。这个锤子是长方形的，有点像我们祖宗所说的打钟金人，似乎是一个大的感叹号。细心的研究一下，古玩家就可以在这里找出一些痕迹，隐示这锤子是从前的一个滑稽人形，因为用久了才磨光了的。

这小小的格子窗当初在内战的时候，是拿来瞧瞧客人是不是朋友用的；从这小格子窗，好奇的人可以窥见从一个黑绿色的穹窿的深处，经过几个台阶可以走到一个花园，花园的四周是用厚



墙围住的，宛如图画，这厚墙是潮湿的，满充着液漏，长着无数虚弱的灌木。

在公馆的地面楼中，最重要的一间就是那一间大厅，他的进口就位于可以通行马车的那扇大门的穹窿下面。这大厅的重要性是那些小城市‘如安如、杜尔兰、柏利’的居民所不知道的。大厅的作用很多，他同时是候待室，是客厅，是书房，是化妆室，又是饭厅；他是家庭生活的舞台，是全家的公共游艺场；街坊的理发匠也就是在这里每年来给葛兰德先生剃两次头；这里也就是接见佃户、教士、县长和磨粉匠的地方。

这一间大厅有两扇朝街的十字窗，地下是铺板的。四壁是用带有灰色雕刻的古代剝形板自上至下的装隔着；天花板是木梁构成的，也涂成灰色，在两根木梁之前就满充着白色的毛屑，现在却变成黄色的了。

一个镶着贝壳的阿拉伯花纹的老旧铜挂钟就装饰在雕刻粗糙白色石的壁炉台子上，在他的上面就有一面绿色的玻璃镜，镜的边缘是斜切的，可以让人看出镜的厚度，可以沿着镶铁高特式穿衣镜反射出一道光芒。点缀壁炉两头的是两个镀金的铜蜡台。蜡台是玫瑰花的形状。当穿白衣的主妇把这蜡盘拿起把他嵌入蓝色云母石和旧铜凑在一起所造成的柱脚时，这柱脚就变成平日所用的蜡台了。

古式的椅子都绣有拉方登寓言的图像；但是必得知道他才能够认识这些绣图的题目，因为颜色已经变成老旧，而图像也已经历过多次的改补，看起来不大容易。在这大厅的四个角落里都有一个三角形的靠墙架，一种上面有些秽层的类似碗橱之类的东西。一张镂空有细工的老游戏桌，上面是棋盘，就放在两个窗户中间一张画的前面。在这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晴雨表，边缘是黑色的，用镀金的木条装饰着，不过这些木条上有些苍蝇在放